

# 啼莺声在春枝头

□郭晓兰

阳春三月,大地逐渐丰盈,柳新花艳,李白桃红。翘首期待了春天太久的人们,终于走在了暖阳下,走在了春风里,走在了花朵旁。

几位老人戴着口罩,坐在自带的马扎上,坐在西沙河边的公园里,坐在春天里。不远处的几棵紫叶李枝条上,挂着他们各自的鸟笼。自行车、脚踏三轮车稳稳地等在鸟笼之下。不知他们的鸟笼里左跳右跃着的,是些什么鸟儿,与在树梢上喳喳鸣叫着的自由的鸟儿又有什么区别。从不曾关注过它们的模样,我想,只有这些爱鸟的老人家才有闲工夫、闲心情、闲意趣去欣赏分辨吧?它们叽叽喳喳着,是在歌唱,在吵嚷,在拉家常,在向隔壁笼鸟示爱求欢,还是在向天空里的鸟儿倾诉衷肠?这些不懂得怎样去沉默的鸟儿,用翅膀承载了这些老人内心深处怎样的未实现的理想和向往?望着鸟笼,望着鸟笼里的鸟儿,他们想起几十年如烟如尘的过往,是否也会像梅花落满南山那样清软绵长,充满着忧伤?或许,一只翠鸟,参的是人间的悲喜,一只鸟笼,装的是岁月的沧桑。

拍堤春水蘸垂杨,水流照影桃花香。西沙河的对岸,是几株已经繁花满枝的桃树,艳灿桃花朵朵簇簇,或热烈奔放,或温柔淡雅。桃花的明媚,不知吸引了多少关注的目光,桃

花的芬芳不知抚慰了多少马不停蹄的忧伤。桃树旁的两个女子,从衣饰气质上看,像是母女,在拍照。母亲拍桃花,拍桃花般的女儿,拍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不负春光不负己,在一位母亲的眼里,生命的绽放总胜过繁花的美丽。有人说,等待一朵花开,需要很多耐心和微笑,那春天里每一根含辛茹苦的枝条,枝条上拼命绽放的每一朵花,是否也在静静等待有人去深情地注视与凝眸?这是春风化雨的春天,温润而新鲜,这是情怀热烈的春天,等待每一个人去热爱与怀恋。花与人的相逢,也当是尘世最美丽的一种遇见。

远处的田野,放眼望去,绿随天去春无际,三三两两的劳作者埋首其中,在给麦田浇水。麦子的心情和那些劳作者的心情应该一样,接下来,都在准备怎样优雅地为剩下的人生灌浆。有了这遍水珠与汗珠,小麦的筋骨与叶片会酣畅淋漓地成长,那是麦子的味道,收获的味道,馒头的甜香。他们面向泥土,面向大地,任何风吹草动不能改变劳作的专注;它们扎根泥土,面向天空,任何鸟语花香不能纷扰努力地成长。而刚刚还在拍照的母女,不知何时加入了劳作的行列,加入了我膜拜的神祇。有鸟儿喳喳鸣叫着飞过,声声清脆滴落在大地,滴落在麦田,和绵延的碧

绿,起伏的麦浪一起融进一望无际的蓬勃,温馨,诗意,和绿色的希望。劳作者与天空,与大地,与麦田,与大地上站立的一切,一起挥洒成一幅多么美妙的水墨丹青。

若生为林木,当欣欣以向荣;若生为幽草,当萋萋而摇绿。我知道,我们彼此只是一个过客,路过此地,路过繁盛与田野,路过欢欣和寂寞。发间雪白明亮着冬天,眉里纵横沟壑着秋天,眼里富丽繁华着春天,心里翻滚炽热着夏天。行走过的冬夏,眉眼里的春秋,终究拜服于脚下深远厚重的土地,拜服于土地上相伴生长的各种生命。春天不过是四季中的一个季节,一个平常的季节,可春至人间花弄色,春天到来,大地苏醒,河流欢唱,各种生命蓬勃怒放,这又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季节,富有无限动人的柔情,又富有多么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“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土地上,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时间里。田野、街道、河流、房屋是我们置身时间之中的伙伴”,余华《在细雨中呼喊》中这样说过。那眼前所有的一切,都是置身时间河流彼此生活的伙伴吧?这些伙伴无论以怎样的姿态存在与行走,各自都是生命的欢喜和日常,坚韧且委婉的人生,因此深厚、悠远、辽阔而宽广。



## 柳缘

□董爱玲



### 征稿启事

生活中需要快乐,更需要发现快乐的“眼睛”。在生活中,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?即日起,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,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

来稿要求: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,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行文要轻松活泼,突出真实性、趣味性和本土特色。作品体裁应为散文、随笔,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投稿邮箱:mdwb09@sina.com,请注明“乐生活”。

本报编辑部

我家小区门口,有两行高大粗壮的垂柳。奶奶到我家来,啥都不记得,只记得这两行垂柳——用她的话说叫耷拉柳。我每天上班,都要从垂柳下路过,垂柳的枝条调皮地抚摸我的脸庞,掠过我的耳旁,像婴儿软乎乎的小手,温暖,舒适。淡绿色的柳花说不上是花,一个个小绿球球,整枝条都是,偎依在嫩绿的柳叶之间,不仔细看,看不出是花。

今年,又到了柳花开放的时候。我不禁想起小时候,在家乡的大坑旁,有一棵垂柳。农村是不会多栽垂柳的,因为它长得慢,而且木材不是笔直的,不是高大的,用处不大,只可以用来做面板、菜板、擀面杖之类的,只有公共的闲置地,才会随它长垂柳,所以比较稀有,但在孩子眼里,却也是一处极好的风景。

等到柳花成熟了,变成一团一团的柳絮,白白的,像天上的白云,随风飘逸;像地上的棉花团,随风滚动,滚到庄稼地里,留在那儿,等到春雨洒满大地的时候,就长出来小柳树了。

调皮的孩子“咻啦”一声划着一根火柴,火苗转眼就是一大片。有时候,还不小心点燃了地里的庄稼而遭到骂声,也不敢回应。

刚刚发芽的柳枝,柔软、嫩绿,我们常常折一条来,做柳笛。比较粗的枝条做的柳笛还要在上面钻上孔,像真正的笛子一样,能发出优美的笛声。

到了清明,家乡还有插柳的习惯。听人说:清明不插柳,死了变条狗。有时候也忘记插柳,我还担心以后会变成小狗呢?

那时候,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,都会爬树,爬树的时候,都要把上衣脱掉,不然,树皮把衣服拉破了,回家要挨打的。

有一个春天,我们几个孩子爬到柳树上折了好多柳枝,一人编织一个柳帽,戴在头上,模仿电影上的解放军打仗,用指头瞄准,左躲右藏的,结果一不小心,一个小伙伴从树上掉下来,摔断了腿,疼得咬牙切齿,都没有哭。是自己摔得,再疼也不能吭声,要是让妈妈知道了,还要挨打。他每次回家,都忍着疼痛,特别小心,怕妈妈看出破绽

来。不过,还是没有逃过妈妈的火眼金睛,妈妈一边心疼,一边骂,倒是躲过了皮肉之苦。那时候的快乐,能掩盖裂骨的疼痛,快乐是主旋律,其它一切都是配角。直到现在,我的这个玩伴走路,还有点瘸,都是那时候留下的痕迹。

小时候,妈妈总是养几只母鸡,母鸡下了蛋,妈妈就拿着鸡蛋到集市上去卖,卖鸡蛋的钱给家里买油盐,或者零碎东西。宽裕的时候,会给我和弟弟买点零食,无外乎是一些螺丝糖和焦米棍,五颜六色的。现在想来螺丝糖应该是最低级的糖了,焦米棍也是垃圾食品,可是在物资困乏的年代,那真是最好吃的零食了。

要想母鸡下蛋多,妈妈说:鸡要吃活食,就是一些虫子。春天到来,惊蛰一过,各种虫子都出来了。记得那时候,逮的一种黑色的小虫子,土话叫老鸱虫,全身是黑色的,像锦缎一样的黑,有七星瓢虫那么大。天一黑,我和弟弟就拿着准备好的瓶子,到柳树行里逮老鸱虫。特别是柳树上最多,我想,

可能是老鸱虫喜欢柳树的汁液,才每天赖在柳树上的吧?摇一摇小柳树,哗哗地落得满地都是,不一会儿就装满了瓶子。沟沟坎坎的小草上也有,不过,还是柳树上最多。有时候,哪一天逮的多,几只鸡都吃不完,眼看着母鸡吃得肥壮起来,下的鸡蛋大,而且每只鸡每天一个蛋,下好多天才歇窝。我感谢那些柳树,它吸引了无数的老鸱虫,然后老鸱虫成了我的囊中之物,又成了鸡的肚中食物,最后孕育出一个光溜溜的鸡蛋,换成了一张张钞票,成了我家重要的经济来源。

后来,我上了师范学校,和爱人相识相爱。每到星期六,他都会在学校附近的柳树下等着我,有时候有意无意地折几条柳枝插在车把上,有时候,编织一个柳帽戴在头上。我们一路上,有说有笑的,直到现在,依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现在,我家小区门口那两行高大的垂柳,垂柳依依,微风燕子斜。有垂柳在的日子,每天都是春天,每年都是春天。两行垂柳就是两行诗,两首写春天的诗。